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附注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劉國永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左傳附註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左傳附註十卷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駁正陸德明左傳

釋文之音義多旁採諸家之論亦間斷以已意於訓詁家頗為有裨顧炎武日知録于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録邵者邵寶左傳觿傳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即粲也葢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為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畢賤不中道或為奇言怪説騖于末流考粲以左傳為出

戰國葢因程子謂臘為秦禮庶長為秦官已為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葢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佐證未免務為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録此編而左傳鐫則別存其目焉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左傳附注卷一

杜氏集解

明 陸粲 撰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寐寤而莊公已生史記寤生生之難武說云難産因而後寤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與杜義非錄之亦不絕異說耳

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此說於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為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賵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産

為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為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可乎杜既創為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注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乖違蓋雖委曲生意秪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於所習而為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月令二月也秋令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

之傳本采舊史為文不皆齊同先儒謂其間有雜用夏正者此類是也杜云芟踐特強說耳澗谿沼

沚之毛谿亦澗也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澗山瀆無所通谿是澗谿異也蘋蘩薀

藻之菜薀藻聚藻也毛晃謂薀亦水草名據傳文上云澗谿沼沚下云筐筥錡釜皆以四物成文毛說良是

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小加大疑亦以班位上下言之不必專謂加兵

四年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言舉國之賦調論語何晏注賦兵賦也疏引服虔說云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今杜云賦調語省略耳

五年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

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此說本何休公羊傳注宋元嘉中太常傅隆議云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據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為允今案士有功賜用樂斯語於禮經亦未有考對曰未及國忽公知而故問責窮辭責窮辭者蓋謂責以必窮之辭耳然此文晦澁或有舛誤

六年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昭三年傳注悛改也芟夷蘊崇之蘊積崇聚也蘊崇皆積也徐鍇云積之高曰崇

八年胙之土報之以土周語胙以天下韋昭注胙禄也此云胙之土者謂禄之以土田

爾杜每訓胙為報非也

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案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此以氏作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强解之

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若無駭真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後賜之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謂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氏矣今案劉說得之鄭樵氏族略云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

駁此妄說也案傳十五年杜注夷伯展氏祖父孔疏謂不知其人故漫言耳樵獨何所據而知之又云魯孝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為氏其誕謾無稽甚矣

九年乃可以逞逞解也林堯叟曰逞快也言可以快志於戎夷戎師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夷戎師程俱曰夷猶夷甲之夷蓋言戎師為師所包也

十一年不度德鄭莊賢鄭莊姦雄何賢之有此謂息侯之德自薄耳師出臧否亦如之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此注當在後不書於策之下轉寫誤爲此

桓公二年為賂故立華氏也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趙子常曰傳稱華父督華父者是其字督公孫也無賜族之法今案此言立華氏蓋記者追書之辭若僖伯稱臧耳非未死賜族也

孔父嘉為司馬

嘉孔父字孔父其字嘉其名也據傳中言人名字皆先字後名如上華父督及後孟明視子越椒之屬皆是又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嘉之後為孔氏五傳而至仲尼家語及闕里世系唐宰相表諸書所記皆同杜此注既誤疏因曲為通之云孔父先世以孔為氏父是其名斯謬甚矣即如所云世寧有獨以父為名者乎啖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其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

藻率鞞鞛

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戴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

率下辟凡帶帶有率無箴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下云鞞鞛蓋與帶相屬今案戴說是也杜所云鞛玉者自名繅藉但藻繅古字或相通鄭玄注周禮繅藉云讀為藻率之藻杜蓋誤會其意遂為此解也又案鞞刀室也鞛通作琫詩小雅鞞琫有珌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至大雅鞞琫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巳自小差今杜反之其誤滋甚孔疏乃云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也斯欲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辭爾

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華督弒君矣何止違命國語韋注云違道也又云違邪也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殷所受夏九鼎也

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班史王貢傳云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於首陽不食其祿杜說殆本諸此孔疏不能援以為證而稱史記叩馬諫伐之語誤矣然班氏之說

他無所見疑亦依放此傳為之杜云蓋伯夷之屬蓋者疑辭也趙與旹云陳同甫謂義士即尚書所謂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言則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內史但言臧孫達有後杜兼稱僖伯非傳意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命者名也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顏師古注云本自古昔而有此名是也又案說文引虞書云怨匹曰述然則此古書之辭爾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貳宗即小宗蓋為大宗之貳也或者大宗小宗各有族人為之別貳因有

斯號杜獨言小宗則非矣上文云卿置側室杜以為卿得立此一官孔疏因謂貳宗亦官名今皆未有考也

五年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周禮司常通帛為旜旜與旃同爾雅因章曰旃注並不訓為旝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硾敵也不引此傳文其說與杜不同孔疏以杜義為長然未見所出當考

祭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足也疏曰釋例云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為名則仲亦名也案傳文此年先稱祭仲足十一年又稱祭封人仲足以前孔父嘉等相比則名足字仲明矣釋例所云杜之曲說也竊尋古記未有以伯仲叔季為名者所稱宰渠伯糾

蓋渠伯其爵糾其名然先儒或以為字如何休公羊傳注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若蕭叔則亦大心是名叔是字耳勞王且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劉敞曰此言不可以訓

六年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正也文六年傳注董督也疏云督察之是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皮毛無疥癬蠡字書亦作瘰云瘯瘰皮肥也此云疥癬或別有據親其九族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案鄭玄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孔氏不取然杜說謂皆外親而不數已之五屬亦未

然當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其義亦見白虎通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此亦美鄭忽之辭非刺其謀不及國也自詩小序謂齊女賢而忽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見逐諸儒說詩及春秋者皆踵此論昔之君子能辨其非矣忽之辭昏不為失策其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足稱名言未可厚非也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鄭玄注曲禮云隱疾衣中之疾孔疏謂體上幽隱之處疾病是也戴章甫云為其名稱不雅耳非獨辟不祥也九年以戰而北北走也荀子遇敵處戰則必北楊倞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說文北菲也從二人相背顏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退敗者謂之北於義亦通

莊公四年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疏曰

莫敖與隨侯盟又請隨侯為會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之遂從莫敖為會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詩芮鞫之即毛傳云芮水厓也及鄭箋乃云芮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據傳言漢東之國隨為大若為會于漢西即楚師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訓釋迂回與傳文戾矣閔二年渭汭注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

十一年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愍弔若之何不弔言如何可不相弔恤也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魯使厚成叔弔曰聞君不撫社稷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其辭與此正同

公右歘孫生搏之搏取也手擊曰搏

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顔師古云言人心之所忌惡其氣燄則致於災此說是也杜引尚書之文於義迂矣

十六年惠王立而復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史記年表惠王元年當魯莊公十八年若準踰年改元之例則惠王之立當在明年傳於此云立而復之者蓋終言之爾注謂此年之末誤也孔疏乃云杜與史記不違未詳其意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言愛君明非臣法也疏曰何休膏肓云人臣以兵臨君開簒弑之路左氏以為愛君

于義為短故杜言此以釋何休之難杜於左氏之失不能以義理規正而為飾說掩護若此者多矣昔人美元凱為丘明忠臣君子未之許也謂此類也夫

二十二年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弛解也釋也翹翹車乘翹翹遠貌翹翹高貌詩云翹翹錯薪義亦取其高潔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言物不兩大陳衰則此乃昌耳非謂知陳必衰也

二十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疏曰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

起脩取其自脩惟榛無說盖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

榛與栗異說文作亲云果實如小栗鄭玄注曲禮云似栗而小杜即以為小栗非也孔疏所稱[illegible]物名義特委巻之言耳其謂榛聲近虔尤謬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祝史請用幣平子禦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據彼文則此年六月日食而伐鼓用牲乃正其禮安得謂之非常也傳文先後乖異亦緣左氏采獲舊史既多不暇一一整比故致斯誤杜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云

由置閏失所致月錯尋傳文如文元年閏三月非禮襄二十七年再失閏皆明著其失於此亦應顯譏置閏之誤不得僅云非常而已孔疏曰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而杜云然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斯亦傅會之論耳杜所造長歷置閏疏數無準不依古法雖孔氏亦嘗譏之今此所云亦未足據信矣　孔氏論長歷之誤見僖五年文元年疏中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　沈括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二者皆先王所惡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蘇氏詩傳之說亦如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傳稱允姓

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之時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蔿女於晉假令有之然當時之戎自非一種亦安知此小戎必為允姓也據傳言大戎狐姬小戎子則此戎蓋子姓耳

三十二年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此說恐未然劉炫謂投車蓋過於稷門者近是而孔氏不取更詳之

閔公二年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也劉奉世曰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閟閉也幽也言不章顯其事也是服也狂夫阻之阻

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此文難明杜注及孔疏所引服虔韋昭二說皆强解耳當闕以俟知者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劉炫謂二五嬖賤不得為二政太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為大都以此譏杜之誤今案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杜說誠太拘矣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此特言其儉樸耳何必是諒闇之服

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此事始末不見于傳疏亦云杜說無據要其理當然之也夫訓釋經傳貴在依文考實苟無所據寧存而不論爾詎可輒憑胸臆果於立說以疑誤後人乎杜注如此比比者前後非一今不悉舉

二年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疏曰服虔以為伐鄍三門謂冀伐晉

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今知不然者若虞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虞自報冀理必然也服說是也晉與虞雖嘗通好然越其境而伐人寧得肆然徑行謂無撓沮又不畏其忠臣諫乎故進國美寶且稱前恩以誘之揆諸當時事情自應爾耳若冀自伐虞虞自報冀則於晉何與而稱之斯理必不然矣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馬牛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馬永卿曰注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辭爾言

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乃入吾地何也此風與書馬牛其風同意牝牡相誘謂之風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史記司馬貞注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竟界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林堯叟曰楚方問涉其地之故齊不應僅言受封竟界以自狹司馬氏之說近是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言非我所知汝自往問水濵此亦慢侮之辭耳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

數短楊用脩曰卜人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立驪姬一事言之而非謂筮龜有短長也杜言象長數短贅說也孔穎達云杜欲成卜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證之若以至理而言筮龜實無長短此亦知杜之謬而不敢顯譏之耳

專之渝攘公之羭渝變攘除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攘猶攘羊之攘言專愛之則能使公心變而攘奪其所美也

五年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均作袀顏注袀服黑衣也蓋均袀古字通

七年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趙子常曰此謂受所當貢伯主之物耳其後晉悼邢丘之會蓋放此為之令案齊語稱桓

公知諸侯之歸己也使輕其幣而重其禮云云亦此意也

九年以伯舅耋老七十曰耋此服虔王肅華說也詩毛傳及說文釋名爾雅注皆云八十曰耋今計齊侯之年亦未應及此盖方加優禮因過稱之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太玄曰藐藐德靈微失范望注藐小貌毛晃韻引此傳文亦云藐小也弱也杜以為藐遠之意非是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李德裕窮愁志云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温公亦云獻公縻長立少荀息不能明白理義格其非心而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

於前而不可救於後左氏之志所以貶息而非褒也元凱之言失其指矣

十四年虢射 虢射惠公舅也疏曰晉語秦侵晉至於韓慶鄭曰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為惠公舅也 晉語韋昭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然則通稱耳傳言小戎子生夷吾虢射既非戎人不得是惠公舅也

十五年秦穆姬屬賈君焉 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 傳言晉獻公娶於賈則是正妃此云次妃蓋誤孔疏謂別有所見非也

卜徒父筮之吉 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劉炫

曰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杜謂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三敗謂晉師與秦戰而敗也杜緣上丈卜入之言遂以為車壞其說拘而陋矣亂氣狡憤狡戾也狡狂也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列師之伍列也晉侯自言能合其衆故秦伯以是復之我食吾言食消也案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謂言而不行若自食之耳商書湯誓朕不食言蔡傳曰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漢書匈奴傳注亦曰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也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爰國語作轅注曰易也為易田之法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轅田注曰周制田三年

一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趄徐鍇曰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此直論上六本爻之義未及於變卦也杜解當云兌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耳孔疏所謂不須變為離卦自有士女之義者得之而云此以離震雜說其理與易卦不同則謬矣

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既云離為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為姑未詳其義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義也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雖復不從史蘇

不能益禍 言雖不從史蘇之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於敗也 此一役也 言還惠公使諸侯咸服復可當一事之功 服虔曰一役者謂韓戰之役也今尋傳文語脉其曰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云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實本韓戰而言服說是也杜强斷之而别為義謬矣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穡儉也 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穡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傳茂穡勸分韋注亦云茂勉稼穡 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 以服事諸夏猶言以服事殷不必更云王事

二十二年天維顯思 思猶辭也 先儒訓詁謂語助辭皆曰辭也此衍猶字乃傳寫誤 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

已大司馬固莊公孫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

不如赦楚勿與戰案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魚實一人也史記世家亦以此為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則此是子魚無疑也固諫者猶云固請固辭耳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弗可赦宥也從杜說則讀至弗可句絕而以赦也已自為句不成文理

金鼓以聲氣也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丘光庭兼明書曰注當云金鼓以佐士衆之氣令云佐聲氣於文不順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說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疏曰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質與贄通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辟不敏也敏猶審也襄十四年有臣不敏注云敏達也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傳相傳文云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當在夫子句絕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揮湔也揮非湔也疏曰蓋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云爾

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余不信有如皦日疏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白水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此程大昌曰詩云有如皦日言其志之明白也若晉文公之誓其語亦放乎詩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為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斯得其指矣鄭丈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罰也

弔二叔之不咸弔傷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

亡故廣封其兄弟疏曰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為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乎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故杜同之郭定襄曰以二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辰之意重在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數文武之昭穆故耳古人立文正不若是拘也今案此說得之咸誠通和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馬外傳亦以為周文公之

詩而此云召穆公所傳與耳杜此注本之韋昭韋云周文公之詩者周公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召穆公復循作常棣之歌以親之彼蓋以內外傳之文不相合故特傳會其說歟**棄德崇姦**崇聚也崇尊也書泰誓崇信姦回孔傳曰尊信之也成十八年傳崇諸侯之姦注曰崇長也亦通**棄嬖寵而用三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疏曰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今案此注實誤孔惡斥言故云省略也**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施與也**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言女婦放蕩之德無所止極忿怨之心無有終已也

二十五年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享此直舉九三本爻之辭未及於變卦也其下文天為澤以當日乃說變卦義耳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王章猶云王制爾外傳亦說此事韋注以章為表明杜依用之非也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如之為而雖傳記多有然於此自當依本字讀孔疏引服虔劉炫之說皆然王氏學林謂如當訓似是也罄國語作磬韋昭注公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又禮記磬于甸人疏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皇氏說亦云如縣樂器

之磬蓋罄磬古字通借樂記石聲磬注讀為罄即其例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劉用熙曰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夔子不祀

祝融與鬻熊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劉炫云自祝融至鬻熊計其間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以為傳寫之誤理或然也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勱也三百之義未可解勱者勉力也以百為勱前無此訓郤丈莊公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横跳也横跳者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横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三百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也此說亦未識然否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亢蔽也讎謂宋宋者

楚之䠊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家語王肅注曰衷善也天誘導其善也

甯子職納槖饘焉甯俞以君在幽臨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槖衣囊饘糜也槖以盛饘故曰槖饘甯子慮防酖毒故以饋食為己職必不兼及衣矣疏曰槖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為之箪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是也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

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以理斷

三十三年禮成而加之以敏敏審當於事也逸周書曰敏疾也此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天奉我也奉與也奉承也猶言獻也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以下乃當為句杜讀緩以上為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還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為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乎卒哭而祔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父母

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劉用熙曰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此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然與禮異矣今案劉說得之蓋傳為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注不明此義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

矣

文公元年穀也豐下豐下葢面方豐下謂順頷豐大也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伐晉非善謀傳乃謂君子以為古故杜為此說以護其失耳

二年不登於明堂明堂祖廟也以明堂為祖廟葢本蔡邕章之說袁準正論及近世諸儒辨之詳矣辭多不録子雖齊聖齊肅也詩小宛人之齊聖鄭箋以齊為中正下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注亦云齊中也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蓼與六皆皐陶後也文十八年傳注庭堅即皐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注今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皐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預說誤矣今案焦贛易林云尨降庭堅為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皐陶之子若孫耳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蓋二國皆皐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文仲得並舉之也

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劉炫謂甯嬴是客舍主人非大夫也今案晉語亦云舍於逆旅甯嬴氏則非大夫明矣

沈漸剛克沈漸猶滯溺也漸書作潛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非滯溺也

六年辟刑獄辟猶理也辟法也以法斷治之也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謂樹立其風化聲教也如杜說則惟樹聲耳故孔疏亦微識其誤

使求遺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語稱文子三思而後行蓋其臨事過於周詳耳非以聞晉侯疾也若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用此規杜則亦未然信如所言即是常禮丈子不得自云過求傳亦無庸記其事也難必抒矣抒除也案說文抒挹也不得為除當從服虔本作紓紓緩也解也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戾傳意矣戒之

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休美也民之為善者則休美其事而戒諭之使勉而勿怠也

八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境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令并還衛也申鄭地據傳文似是致之於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縁乃以歸衛杜注于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此云令并還衛立文不明孔疏强解義終難通劉炫從服虔說以為致之于鄭也更詳之劉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五年此人盖因地為氏非晉君壻也未知是否

十一年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

襄公之二年曾桓之十六年鄭購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丈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譌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

十二年寡君敢辭玉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趙子常曰聘義云以主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當還玉而秦人欲必致之故襄仲以禮辭

之非不欲與秦為好也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撾臨别授之示已所策以展情劉勰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其指盖以為書策也孔疏引服虔解亦如此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自助此與襄十九年穆叔見叔向賦詩皆云四章盖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義然在今詩實為五章故杜解云四章以下盖委曲以就傳文耳或者古詩章次與今不同如宣十二年楚子引周頌之比蘇氏幷此詩二章三章為一求合于傳恐未然也

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說文驟馬步疾也此云驟施有急而且數之意諸言驟諫驟朝之類皆放此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疏曰言爾已弑君矣我若為君爾肯放免我乎必將復殺我言我若為君爾必復殺我今將免我乎死乎則無庸立我而爾自為之耳

十六年先君蚡冒楚武王父依史記世家則蚡冒是武王兄不得為父孔疏謂世家之言多有紕繆故杜不用然杜說亦無他據疑父本作兄或文誤耳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執訊者執其通訊問之人而與之書也出車詩云執訊獲醜亦

言執其可訊問者事雖不同文足相比鹿死不擇音音所庥廕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以音為廕未之前聞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將死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亦此意也杜泥於下文鋌而走險之意遂生此說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芘於楚如鹿赴險詳子家此書未見其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敝賦以待於儵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鬬以死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𨔵鹿走貌

十八年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以器為兆域于義未允或曰姦兆者姦之徵兆也宣慈惠和宣徧也宣通也明也崇飾惡言崇聚也崇者增高之意

服讒蒐慝蒐隱也慝惡也蒐索也林堯叟云求人之隱慝是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記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于惡獸杜氏考之未詳乃以義理釋之非也今案宋俞成所著叢説亦有此論然服虔解已如是矣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裔遠也說文裔衣裾也徐鍇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傳中言裔夷裔子裔胄之類其義皆視此

左傳附注卷一

左傳附注卷二

明 陸粲 撰

杜氏集解

宣公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趙子常曰杜謂春秋時事情有此耳非義理當然也

二年敗國殄民殄盡也殄絶也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

說文引此傳作馼馬亦云畫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

足貴乎問其名居問所居林堯叟曰問其名及所居也我之懷矣自詒伊慼逸詩也邶風雄雉篇云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疑即此詩其以阻為慼蓋傳讀之異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

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傳言夏之方有德不必是禹禹之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廉鑄鼎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此說亦未知其審螭魅罔兩罔兩水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杜此說當是誤作罔象解耳孔疏緣上文川澤山林之語謂螭魅為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澤之神其說固矣

六年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劉炫曰泰誓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此說得之孔疏引詩射則貫兮為比謂義得兩通者謬矣韓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也滿貫即盈其貫之意耳殪書孔傳訓為殺是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如注意以戎為兵則殪字宜倒向戎字下于文不順書蔡傳以為殪滅大殷者是也爾雅訓戎為大揚雄方言齊魯陳衛之間謂大曰戎書稱戎殷猶詩言大商耳名桓公逆王后於齊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成二年傳定王稱齊甥舅之國注謂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是也蓋自大公之女邑姜為武王后其來遠矣不假此年逆后事為張本

八年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疏曰二國名者葢轉寫誤當云一國名釋例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葢蓼滅後復故楚今更滅之 羅泌曰蓼與舒蓼别舒蓼皐陶之後偃姓若舒又自一國僖之三年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即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説也今案孔知杜失不正言規之而云轉寫之誤即如所言第云國名足矣何用加一字乎尋杜前後訓釋並無此例足知非也其引釋例以羣舒為一種亦謬羣舒者猶云羣蠻通衆舒而言也

九年公卿宣淫宣示也宣明也揚也

十二年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縠非彘季也今案晉有士魴稱彘季杜或緣此而誤孔疏以季友季路為比謬矣觀釁而動釁罪也桓八年傳注云釁瑕隙也服虔亦云釁間也此以釁為罪昭元年吳有釁注云過也皆非是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烈所者功烈之處所也猶民知義所之所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力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兊是法敗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脈當讀有律為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為句葢言師行有律以為帥者能使其下如已也

故謂之律如已猶言從已謂從帥令而不逆即上文執事順成之意也從帥爲臧否臧猶不臧也不臧則律且竭而敗矣杜斷故曰律三字向下既非又專論卦象而不言事理此其敝耳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夭且不整亦就行師言之說文夭屈也言其軍法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所以凶也事之不捷捷成也逸周書曰捷克也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同括有言在楚師北棘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衆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隱五年注軍實車徒器械是也兩馬掉鞅而

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兩古字作㑹掉振也搖也邵丈莊公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折旋則其鞅必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楚人乘我乘猶登也小爾雅曰乘陵也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案惎毒也此謂惎為教者杜以脫扃及下文拔旆皆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爾說文引此傳作舁云舉也引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是疑今文作惎者誤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國語韋注云允王保之言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其說是也尋下文云保大其義自明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章者典章也劉炫云章明之功業也亦通

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所者罪之在也憂未歇也歇盡也歇息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高誘注謂以宋為鄙邑今案鄙當為鄙薄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注云鄙賤是也尚書反鄙我周邦孔傳亦云鄙易周家

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劉炫曰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於庭非謂主人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采章車

服文章嘉淑令辭稱讚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劉炫曰容貌采章謂玄纁璣組羽毛齒革可充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賔所獻亦庭實也獻子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今案劉說皆得之或斷嘉淑以下自為句云大國有嘉美之事則加貨物以聘之者非也

十五年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藪大澤也一曰澤之水希者也此云山之有林藪盖誤孔云近山近澤皆得稱藪妄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黎氏黎侯國詩式微及旄丘序言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疑即此事此傳下文云立黎侯而還盖復其國矣舊說以二詩為衛宣公時作殆非也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

政令謂重固其天命耳豈謂政令乎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由從也猶行也謂此物也夫物事也物類也

成公二年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翦盡也翦齊斷也猶翦商之翦宣十二年注云翦削也義亦近之又徐鍇說文繫傳引此文作揃滅令案莊子揃滅可以休老三蒼云揃猶翦也玉篇云搣拔除也又史游急就篇沐浴揃搣注云鬋拔眉髮也今此作翦滅盖古字通借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臣辱戎士四字與注意不會而與下文敢告不敏語脉相屬宜斷向下辟女子使辟君也辟義如周禮司冠前王而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避尊也盡東

其畝使壟畝東西行衍西字服虔舊注無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播植之物各從土宜天下句物以下自為句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相也相其土之所宜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以役王命役事也役猶孟子小役大之役謂以王命供役使也不然不見許不然言不如此也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也文六年傳何震之有注震威也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劉炫說同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劉炫以為用蜃炭者用蜃復用

炭也今案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注以蜃禦溼也不言燒蜃為炭又掌炭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類非也

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　宋文之惑傳所不言其可見者惟有殺母弟須一事故杜以此當之未必然也

六年其惡易覯　惡疾疢覯成也　下文有汾澮以流其惡注以惡為垢穢與此字同訓異良所未曉據獻子說沈溺重膇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其病易成也宜從後注又案爾雅訓覯為見其惡易覯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民愁則墊隘　墊隘羸困也　傳中屢言墊隘杜之注釋各殊此年云羸困襄九年云猶委頓二十五年云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案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注溺也昭三年傳湫隘注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溼狹隘者是矣餘見後録

且民

從教無災患從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詩朱傳云遐與何通言其必作人也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虞慮也

夫狡焉狡猾之人傳文云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杜稷者狡焉當屬下為句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皆人當唯此為命言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

九年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

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言朝夕於二卿者明具有所嚴憚而受教焉以成德不徒曰尊卿敬老而已

十年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食新汎言豈必謂麥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素問肓鬲之上中有父母揚上善說云心下鬲上為肓

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

十一年所以質信也質成也質實也實其相結之信也

十二年俾隊其師隊失也隊猶隕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内制其腹心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丈曰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于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謬乎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天命之性也人能循威儀之則以養其性則順命而致福不能則棄命以取禍杜云養威儀下注棄其命云失中和之氣皆非也又漢書律歴志援此文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此傳孔疏云往適于福又云將身向福與顏注合其義為長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時無諸侯盖

諸侯遥致此意劉炫以此語為誣是也杜說固矣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疏曰伐涑川俘王官傳皆無文今獨謂此為誣者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誣之保城不知具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舉也言不肯加惠於晉而舉盟芟夷我農功夷傷也隱六年注夷殺也今案夷亦芟也周禮稻人作芟夷雜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鄭注夷者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蓋芟夷義同重言之者以圓丈耳揚雄賦夷野草張銑注夷平也亦通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

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春秋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于白狄別無昏姻斯言是也

十四年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觩陳設之貌詩鄭箋云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觩然謂爵耳非陳設貌也說文引詩作觓殺梁傳郊牛日展觓角兆寗曰觓球球然角貌

十五年鱗朱為少司寇鱗矔孫依世本當為曾孫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說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又曰沃行流也言去土而行水也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乏不專謂戰死者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是時晉國無釁而楚

以利求鄭自啓其端不能順時息民故曰奸時非謂妨農也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蹲之訓聚于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案太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華聖者札長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

華緣如之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

所以覘候形勢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識記也謂其能記往

言展車馬展陳也周禮肆師展犧牲鄭注展省閱也大夫命側側敢不

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林堯叟曰言不敢不引義自裁憂猶未弭弭

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言宣公薨負芻篡立國憂未息耳未遽說子臧事也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此注當在四日不食以待之之下誤跳向此食使者使者豹之介杜謂叔孫豹請逆于晉聞魯將討僑如遂奔齊不還故以此使者為豹之介據昭四年傳敘豹事是其適齊在僑如前但不能確知何時云請逆遂奔杜意之耳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此槩言之何必指不食之一節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蒙冒也此云相冒丈亦小誤受君之祿是以

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也罪孰大焉爭命言不受君欲殺之命而與之爭也傳稱晉公子重耳之言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與此郤至辭指正同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晉語韋昭注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令未可曾以殺君此說是也

十八年晉悼公即位於朝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疏曰釋例云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

無喪制也計厲是文之曾孫悼是文之玄孫有緦麻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祖父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絶厲既見殺悼遂被迎為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内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絶而別立亦非嗣矣欒書中行偃弑君而殺其葬禮猶崔杼于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絶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具不能自處以道正踰年即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悖禮傷教不可以訓矣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言宋平日事晉

何為哉正望其患難相援耳以此知晉必恤已也

襄公二年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疏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事故云官命未改官命猶言公命謂成公之命未改且凡云官者皆謂國家後傳云無失官命又云官之師旅其義並同

三年舉其偏偏屬也三十年傳司馬令尹之偏注云偏佐也此羊舌職為祁奚佐赤是其子故云舉其偏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魯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杜此注即用韋昭說爾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則此下文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今案劉說是也鄭玄于周禮注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遏是二渠是三此雖未見所據要為近之

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真德秀曰季孫意在少抑妾母不使盡同小君其曰略者猶言從簡而已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檟而季孫不之禁可謂賢矣孔氏乃以律略人略賣人為比豈季孫

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案釋例亦云略者議從略賤與此注不同

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真德秀曰傳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簒賊者哉

武不可重重猶數也重讀輕重之重重讀重累謂重其事也杜讀重累之重故以為數非是

戎狄荐居荐聚也疏引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無常處今案古字荐薦通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顏師古注援此傳文曰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收屢易故居不安住也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勝猶當也堪也讀若天壓已弗勝之勝言其不堪司武之任也

子罕善之如

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疏引服虔云子罕初欲逐樂轡以正國法及轡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也此論優於杜矣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順貌詩名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 下文云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兼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詩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 詩鄭箋云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于道

路悉索敝賦 索盡也 既云悉則不得重言盡矣廣雅索取也悉索蓋言盡取以行也或疑

索當作率據國語云悉帥敝賦率與帥通譌為索耳翦焉傾覆翦盡也言其傾覆如被翦斷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昬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此獨于鶉火言見大火言伏于義未盡漢書五行志說曰季春昬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禁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有出內也下文因宋故獨言大火耳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于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政令非謂死而配食也始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斷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

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暴骨以逞意與上文相屬若曰猶勝于聚戰而暴骨以逞也不可以爭意乃屬下言今不可與戰爭常大勞未息之時君子運謀勞心小人勤事勞力此先王之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明不徒以戰爭為務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上文言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蓋用鄭玄舊說至是及衛冠于成公之廟乃非始祖也故又云從衛所處以解釋前言耳其實祧是廟之通稱說見昭元年要盟無質質主也質實也良十二年傳先主與奚王有質注質盟信也

十年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與微子盟云

相奉桑林高誘注亦以為樂名今案莊子言桑林之舞陸博士謂即此傳舞師題以旌夏者是也

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宣元年傳不競於楚注云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師強競太甚耳下十三年傳楚實不競注謂不能脩德與晉競亦非是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劉用熙曰猶之為言均也言諸侯均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諸侯且免楚之圍此說與杜異于義亦通

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也騂亦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犣牛郭璞注曰旄牛也

十一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禮無此文杜順傳為說耳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蓋冢壙之稱杜以為長夜未曉其說今案說文釋窀字云葬之厚夕其語本難通杜遂訓為長夜謬矣毛晃云窀穸墓穴是也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罪字誤當作亂

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此注以昭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為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似非秦人所逐又云惠公始誘以來使入我郊甸杜謂

即僖二十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已今此姜戎自居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一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為允姓豈其然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為姜姓亦非也

子叔齊子齊子叔老字也 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為字齊是其謚猶齊姜齊歸矣謚法執心克莊曰齊

吳子諸樊既除喪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此時吳俗未同于諸華其喪制宜不能如禮然其葬之歲月則傳所不言元凱每以既葬為除服之限故有是說耳

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王肅曰義宜也適子嗣國得禮之宜也

穆子賦匏有苦葉 詩邶風也義取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 魯語說此事云叔孫退名

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今杜自為此解而不從彼義其忘諸矛疏謂厲揭之義切于苦匏者謬矣**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愈猶勝也言未知能勝今日否**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劉用熙曰公雖居鄆鄆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言已初雖從君以出今自悔焉不復以曩事為言故云不說初也**官師相規**官師大夫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為官師顏注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此解於傳文不順胙猶無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東

海襄二十九年注所謂為東海之表式是也

十八年負其衆庶負依也負恃也曾臣彪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讟告神曾臣猶末臣曾本訓重諸侯于天子不得言重臣蓋譏辭以媚神耳穆天子傳云曾祝佐之郭璞注引此傳文亦云曾重也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候也斥開也將疏建旌旗以為陳故開斥山澤之險乃脫歸脫不張旗幟直言脫歸耳何由知不張旗幟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衿結也通作紟少儀云國家靡敝則甲不組縢鄭注縢紟帶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郤文莊公曰今猶令今龜之

令言以德布于銘也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管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注謂諸子內官之號是也哀五年傳諸子鬻姒與此同戎子盖戎女姓子者猶晉之小戎子爾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與晉伐齊齊大魯小理自應懼不待鑄鐘杜為此說以傳會臧孫之言耳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蹷仆也昭二十三年傳云推而蹷之是也

二十一年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謂與之魯邑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譏其知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今小雅無此詩孔陸皆以采菽卒章當之然彼詩乃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且其通篇盛言君子來朝之美亦非衰世之作蓋叔向所稱自是逸詩耳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非爵位也

二十三年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說文攝引持也言引車逐之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廣雅擽擊也此注文擽當作轢蒼頡篇轢輾也說文車所踐也陳文子陳完之

孫須無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曾孫此云孫蓋傳寫脫之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據檀弓說此事蓋以行弔于野為非禮故弗受耳

二十四年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此用國語韋昭舊注也案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依彼所言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謂豕韋國唐也又傳言服事夏商則亦非殷

末矣其曰封唐遷杜復何所據而知之故劉炫深以此為疑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然則二國者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為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為范氏者杜也今合而為一誤矣孔氏病劉炫譏訐其遠祖余亦謂元凱自迷其本原大抵世遠典籍磨滅諸儒不能闕所不知而以意推言更成穿鑿每如此爾餘見後傳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取之深也易曰浚恒王弼注求之深者也莊九年浚洙公羊傳曰浚之者何深之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疏曰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讀焚為僨僵也焚讀如字安知象無燒死者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

故曰妻不可娶此當以風隕妻為句言夫則從風風能隕妻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趙子常曰將庸何歸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也今齊人弑君而伯主用師馬是討賊也非伐喪也孰謂其宜退哉傳不識晉侯受賂當以其惡顯明無俟貶駮爾元凱斯言殊乖大義宵突陳城突穿也突觸也衝也或云此突字本作穴若漢攻大宛穴其城者故杜訓為穿也數俘而出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劉敞曰成二年傳云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凡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而出是無虜獲也安得捷而獻歟今案傳直言數俘而出安知其不將以歸邪此自杜說爾故

杜于後獻捷下復注云獻入陳之功不獻其俘其遷就之迹亦顯然矣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恪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國家封夏殷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玄據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薊祝陳為三恪後封杞宋為二王後崔靈恩以此義為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宜從鄭說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億逞未詳注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億吾鬼神之億逞解也言其欲憑陵我之志方盛不可安解也各致其辟辟誅也辟法

也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者也豈專以備田獵哉表淳鹵淳鹵墝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或云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逵以疆為疆槩疏确之地者近是槩堅也牧隰皐隰皐水崖下濕為芻牧之地孔疏所引周禮鄭注云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者是也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傳文以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為句杜于兵卒下各入注獨于甲楯言有常數亦小誤行無越思思而後行言所行不越于所思也故下云如農之有

畔

二十六年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拂衣者振拂其衣褰裳者攘舉其裳義亦小異頷之而已頷搖其頭頷說文作頷低頭也徐鍇曰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頷假借也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丈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衛侯以丈子不通外內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云伯父無裏言也若丈子之識甯喜特私說之耳公詐得聞乎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晉以獻冕命士會傳言請于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于是久矣今棄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

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注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而可也豈禮也哉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泰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以貨免之小利故謂泰不爾謂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嫌有貪名傷國體耳非計名利之大小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詩鄭箋云天命之于下國以為天子是也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疏謂

賈鄭皆讀易為變易之易今案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注云鄭司農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敵易之此說于義為勝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言令其禄秩如叔向也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衰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禮日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獻公痛愍子鮮特為制服日月已滿不忍即除如稅然也疏引服虔說意亦如此杜以稅為繐非是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下謂為楚所攻而病則宋與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傳文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病字宜讀屬

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詩周頌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朱傳謂即此詩云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譌也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釋例曰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始覺其謬遂頻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云云劉敞曰杜云頻置兩閏詭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曆置閏疏數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

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頻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歷過也蓋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歷非也至哀十三年又注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此亦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劉説見漢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亦謂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歷之禮諸侯亦安敢輒自為之魯歷既差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

二十八年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案宋之盟鄭伯不在而楚為此言未詳或曰謂盟時約言云爾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史記吳世家書此事於王餘祭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

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服虔謂句餘即餘祭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五年襄二十一年傳齊侯復討

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然則三子之斥逐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氏亂

也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以徵過也徵審也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注徵明

也一云徵驗也以驗其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說文梨黍穰也茢芀也又

釋芀曰葦華也梨茢二字自異芀亦作苕爾雅謂之亂祓殯者以苕為帚非黍穰也杜誤以梨為茢孔疏因傳

會云令之苕帚或用亂穗或用黍穰謬矣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

侯之取貨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疏引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尚當取汝叔侯殺之毋寧寧寧也言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此説是也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二南周詩何闕商紂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是也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服虔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史記吳世家注引賈逵云其志大直而有曲體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説則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本或作儉疑後人以杜説追改其周德之衰乎衰小

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疏曰服虔以為此嘆變小雅也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也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服說非也服說是杜以衰為小義終未安又杜謂季札在吳嘗涉見此樂歌之文則其善惡札已自知之非魯人所能掩蓋矣二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閒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太拘葉夢得曰季札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

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孔子刪詩之序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録以備考

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杜不解象南之義孔疏曰詩序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南籥文舞象箾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又杜不言箾是何物案下文韶箾與此象箾同義書稱簫韶司馬貞謂箾即簫也字體變耳或云說文箾以竿擊人也疑是舞人所執之竿實儀大周正樂云舞箾謂之箾其說皆未識然否

美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此服虔舊說也然所謂有憾者蓋自覲者言之惜其未身致太平耳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

二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竪置身傍郤文莊公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筭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若此今案此說是也杜謂下亥上二畫竪置身傍是以如為往于義頗迂近世馬永卿所述劉安世之說亦同皆非也

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說文譆痛也别出誒字云可惡之辭具下引傳此文不訓熱也及他字書皆無熱義杜以此叫呼者是火妖故謂譆為熱耳

唯君用鮮鮮野獸宣十二年注新殺曰鮮

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衣之橐也成二年傳曰寘之褚中以出莊子曰褚小者不可

以懷大

三十一年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斥大也廣也非薦陳之薦陳猶獻見也薦進陳設也天厲不戒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天厲者天之厲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彼疏云水旱之裁疾病之害是也不戒言不為戒備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忠善劉向新序作忠信是也丈相近而譌耳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名穆公諫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子産之言蓋出于此漢賈讓亦云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辭意足與此相比顔師古曰遽速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

佐也 襄十四年傳注攝整也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也

左傳附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附注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左傳附注卷三

明　陸粲　撰

杜氏集解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祧遠祖廟疏曰祭法云遠廟為祧鄭玄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廟耳無遠祖廟也杜云然者順傳文言之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耳非為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襄九年季武子對

晉侯云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其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四世耳豈遠祖乎今案康成注祭法謂諸侯無祧及注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則云祧始祖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尚尊者斯特遷就之辭耳祭法所言晉張融以為皆衰世之制近世儒者蓋多疑之孔於彼疏中亦援此傳文云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蓋亦覺鄭說之非也其謂豈氏無遠祖廟者良是而云以君賜或得立務公廟則過矣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

設服離衛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離猶離坐離立之離兩相麗也

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服虔曰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漢書五行志注引應劭解亦與服同其說是也

帶

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褊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范鞅請冠焉而叔孫婼與之兩冠曰盡矣杜注以為僞若不解其意者令豹之裂裳為帶意亦當爾處不辟汙汙勞事汙穢辱之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閔二年傳佩衷之旗也注旗表也表旗一義爾且此方論疆場之事何遽及貴賤乎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封界者也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書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作也則二國自別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則徐奄蓋助武庚為亂者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

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子常曰廐以喻楚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觀下文趙孟荅賦之語可見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下文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其指可識矣終事八反每十里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所餘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案千乘之說先儒嘗辨其妄然傳言十里舍車不云每舍幾乘杜緣八反之語遂為此言以求合千乘之數過矣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賫韋昭曰言鮮不至五年而亡也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后子方譏趙孟意衰安得更謂之貪說文翫習猒也引此傳文别出忨字則引外傳忨歲而愒

日云忨貪也今當以前說為正愒與懯同息也翫愒皆偷安之意韋昭於外傳亦注云忨偷也崇卒也崇聚也崇之為言尊也謂崇尚步卒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請皆卒自我始為句猶曰此法自我作古耳非謂先自毀其車也胡氏謂後世車戰法亡實啓於此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宣通也節者為之節適孔疏以為時節非也

二年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此下語意不完當有逸文國則不共逆畢於送是晉國不共傳文云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當讀至使字句絕蓋曰齊國則不共矣而執其使則晉君之刑已頗言罪不在使

人也杜誤斷其句

三年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數音義當如數數其貴寵之數數於守適猶曰齒於守適爾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董正也振整也董督也振猶舉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燠休依注讀為嫗呴王若虛以為溫煦安息之意讀如本字亦通以樂慆憂慆藏也朱申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易憂禍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則亂庶幾疾止也如若也祉朱傳以為猶喜也宣十七年范武子引此詩亦云君

子之喜怒以己亂也蓋君子喜則錫福故謂喜為祉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

仇忌謂忌日耳此解及檀弓注疏所云皆瞽說也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

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襄二十八年慶封聞子雅子尾怒告盧蒲嫳嫳

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云爾以復杜言謂彼雖衰老而故智尚存或能寢處我矣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劉向新序援此文亨作享古字

亨享通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遠圖杜意以少安為

幼小時耽於安逸也釋文謂少讀如字於義為勝少安

猶叔向云晉少懦矣又晏子云後世若少惰外傳亦有

若少安恐無及也之語雹可禦乎禦止也禦拒也禁也西陸朝覿而出

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

朝見東方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強僻義終難通其引服虔鄭玄二說服云春分奎始朝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鄭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禮夏班冰也劉炫謂鄭說近之

民不夭札短折為夭夭死為札昭十九年傳注大死曰札此以大為天文誤耳鄭衆云札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劉熙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鄭玄亦讀札為截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謂規正會禮之失耳禮雖向戌公孫僑所獻然非二子身行之也何謂規其過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墮幣未詳注直云布幣疏以隨為輸引公羊傳輸平猶墮成為證然彼讀輸為渝渝變也故云墮敗其成耳於此義不相當也汰而愎諫愎狠也僖十五年傳愎諫注戾也毛晃曰咈也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杜洩憾叔孫之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令又何用去之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與此相類

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劉歆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

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令案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屢書之矣叔孫氏之軍名尤未見有據**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順之道是也大順者適庶之常分**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氾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强諸侯畏敬其使此注為鄭伯勞子蕩屈生發也當與上注相屬今斷向此蓋傳寫誤**民食于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程公說曰古者君養民民食於他者言民為三家所有也**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睦睦於楚也傳曰衛事晉為睦**叔禽叔椒子羽皆**

韓起庶子劉炫以爲叔禽等亦韓起之族今案下文云皆大家也三人若是庶子不得稱家又云輔韓須楊石而不及叔禽等其非韓起之子明矣令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其庸者不敢必然之辭僖十五年傳曰晉其庸可冀乎令此行也吳其庸有報楚之志爲將待後舉若鄭之報城濮者然

六年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吾度子產以爲已法虞猶我無爾虞之虞言虞慮而敬憚之也糾之以政糾舉也糾督也督正之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 二注皆於經文不順德令詩作典鄭箋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襄十三年傳引此詩杜解云文王善用法亦誤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 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茲事且齊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求之暨燕平不當云齊求之暨齊平也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也章灼不疑

魯衛惡之受其凶惡 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曰忌之爾襄二十八年傳周楚惡

之注云周王楚子受其咎亦誤用物精多物權勢物疏謂奉養之物是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相尚以奢傳所不言於辭為衍且此亦何煩訓釋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偪故今案嘉為華督所殺其子辟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王符氏姓志云孔父之子木金父始降為士故曰滅於宋此說尤恐未然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孟僖子之意蓋以正考父為聖人耳杜前既誤解聖人為殷湯至此又橫益其文為

聖入之後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跛足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言不得在宗人之列也八年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抑發語辭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顏師古曰性生也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謂之當連周書為句惠者順也蓋令舉書辭以詔子良使順其不順而勉其不勉也猶將復由由用也由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魏了翁謂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蘖今案由古字作甹木生條也言陳將復興如已仆之木復生甹蘖其義亦通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此注未明尋杜意當謂加弁於髦因稱弁髦耳劉炫謂弁髦二物因以敝之者冠畢則棄弁親没則不髦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上二年傳封殖此樹注封厚殖長是也制之亦言戎得制御之耳以封為修封疆制之為畜牧皆謬甚暴滅宗周宗周天子書多方王來自奄至於宗周疏曰此宗周即鎬京也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呂氏曰東遷之後都洛則洛亦謂之宗周王者所都天下宗之令案十六年傳引詩宗周既滅注亦云周為天下宗也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

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疏云相訓助是也言相助火政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王充論衡曰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說者以為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氏謂鄭衆注春秋其說亦如此令録以備一義又飲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莊二十八年注外嬖在閨闥之外者與此不同大抵言內嬖皆謂嬪御外嬖則謂羣臣耳成十七年注云愛幸大夫是也

十年彼雖不信彼傳言者劉用熙曰彼謂欒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

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愈猶勝也言欒高庸勝於陳鮑乎戰于稷稷

祀后稷之處釋文云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是也斬焉在衰絰之中既

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劉用熙曰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斬謂哀痛之深

如斬絶也以為斬衰者繆

十一年物以無親物事也物猶人也言不恤小國之患故使物情不附朝有

著定著定朝内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注衍表字劉炫云下文言會有表則

此不得謂之表著也

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俞琰曰塴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杜以塴為下棺非也今案說文云窆葬下棺也又云塴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略同塴之與窆實則一事義小異耳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何所事何事猶云能作何等事也言其無能為耳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外彊內溫和以率貞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似然詳傳文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文耳故此下唯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文如崔杼得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為說皆止取本爻不及變卦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夫易猶此易夫語辭翠被以翠羽飾

被被帗也古字通說文方言皆謂帬爲帗帬下裳也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王肅曰祈招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者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案家語形作刑王肅注曰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民力而將盡亦用此意

十三年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言依倚陳蔡之衆以立國耳是時倉卒起事何暇遽國陳蔡乎疏謂以國者許爲復其國以此招慰之亦未然知擠于溝壑矣

擠隊也說文擠排也乃有大事於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不言星辰杜此說可疑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周禮典瑞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望明矣杜說蓋承賈逵服虔之誤今案上七年傳並走羣望注云晉所望祀山川是也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案服虔云言子干無黨於内誰當與共同好惡者杜專指棄疾非也瀆貨無厭瀆數也瀆與黷通說文黷握持垢也一曰蒙也瀆貨猶曰冒于貨賄[illegible]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劉炫曰既言不明棄

共則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乃順傳文貢之無藝藝法制文六年傳陳之藝極注引此傳文云藝準也以幕蒙之蒙覆冒也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詩鄭風抑釋掤忌毛傳云掤以覆矢先儒相傳謂冰與掤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注皆訓為箭筩蓋然彼文云釋甲執冰或當如杜義此云飲冰即是冰耳邵文莊公曰飲冰以壺藏於冰也猶飲羽之飲十四年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以張為強義亦少迂宣公十八年注張大公室是也宥孤寡寬其賦稅服虔以為寬赦其罪是也孤寡尤可哀矜故特言之與下文赦罪戾自不相妨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掠奪取也昏謂不知義理曰

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元凱此論先儒或譏其失然叔向之處三事亦未盡合義傳中此類亦非仲尼之言辨見别録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解未暢孔疏備矣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朱中曰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

十六年執政禦之禦止也禦拒也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

偏頗此解於文不順服虔讀類為纇云不平也子產賦鄭之羔裘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不渝下脫邦之司直四字

十七年辰不集於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書孔傳曰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左傳言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於舍則月體掩日而食矣或以房為房星非也唐歷志曰古文集與輯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其說皆與杜不同令除於火火出必布焉令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朱申曰言令火向伏而彗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為災所謂布新也

瓘斝玉瓚瓘珪也斝玉爵瓚勺也說文瓘玉也下引此傳文

蓋瓏單者以瓏玉為單耳與下玉瓚相對非珪也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志患失猶論語云患失之矣言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其志意惑亂故狥流俗之說而曰可以無學也振除火災振棄也爾雅振訊也郭璞注奮迅也此下孔疏言振訊除去火災是也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瘍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庭謂廟寢之間也以其小不便於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有從命也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

曰我俘邑 十二年傳楚靈王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杜注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鄭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之國乃余俘邑也言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自謂俘邑乎

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國語無夭昏札瘥之憂韋注云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此云大死小疫似未有據且傳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為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夭昏孤疾則韋說為是

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 私族於謀蓋言私謀於族倒字以成文耳如云室於怒市於色又云魯故之以

二十年梓慎望氛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此或梓慎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鄭玄注周禮馮相氏云世登高臺以觀天文然則此因日官之世業也狎齊豹狎輕也襄六年傳少相狎注狎親習也私欲養求養長也言以私欲長養其所求欲日益縱則求亦日益廣也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四物未詳此強解耳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此注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用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為疑孔疏謂尚書國語事得兩通此曲說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柔安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詩朱傳曰能順習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絿急也朱傳以絿為緩是也不競不絿猶曰不耆不懦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宰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饔餼五牢則牢禮不必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子無我迋迋恐也定公十年傳迋吾兄也注迋欺也詩鄭風人實迋汝毛傳云迋誑也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

為太子說讀為悅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依杜解則說音如字非是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賈逵以為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是也下言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者亦執諸大夫也劉用熙曰邾魯彼此有曲直故皆執之終以邾直多故先歸邾子

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震是以震死非為屋所壓也

吳大子諸樊入郥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孔陸皆云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恐傳寫誤耳徐天祜云襄二十五年經書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杜注遏諸樊也傳亦書諸樊卒至是僅三十年杜不辨此傳之誤亦依文解之謬矣今案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為公子光是也

二十五年五牲麋鹿麕狼兔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注云牛羊豕犬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六畜五牲三犧總是此物隨所用而異其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乖背良可怪矣服虔解三犧為雁鶩雞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物云爾

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書孔傳曰華象草華蟲雉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蟲為雉也周禮司服鄭注亦以華蟲為一物此注釋華而不及蟲疑有逸文

五章以奉

五色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傳文云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杜斷五章以下為句誤也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拱辰極也上注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今此亦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文之行列爾何乃頓異其說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鞅以晉陽叛後乃滅范中行氏而專晉國迹其行事無君臣上下之禮甚矣安在其能守此言也杜說亦以成敗論人爾相其室相治也襄十九年傳相子革子良之室注云相助其子是也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豊於昵者如

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誤矣武宮煬宮之立經傳皆書之即別立此二公廟無緣不書

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同求所謂同惡相求而何守焉何必守公謂何必守盟誓之言也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案周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彼文亦謂弗堪忍其惡也張衡東京賦云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正用其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

可據也汲冢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絶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矯誣先王（先王謂景王疏曰謂矯景之命立猛　上文云謂先王何常之有斯即所謂矯誣者矣一篇之中言先王者皆謂先世之王不應於此獨指景王也然稱先王則景固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弱也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

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令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文意尤明司馬貞云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曰我爾身也蒙以其子為卿遂強解云云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

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蒙覆也言欺罔其上若覆蔽之然也諸言相蒙蒙其

先君之類意皆如此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季氏見伐幾亡而復存故

謂之復

而弗敢宣也宣用也宣布也言其自抑不敢宣布權寵

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趙子常曰事君如在國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此季孫之姦也杜以書行告至當之謬矣

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炫

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在坐非也孔疏援鄉飲酒禮以請安于賓乃是常事未見畢公之意以劉說為非然彼禮是卿大夫所行者兩君相見安得以為比而謂請安為常事乎杜偶不考儀禮故致斯誤耳

二十八年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憖發語之音哀十六年不憖遺一老注云憖且也與此不同國語韋昭注云憖願也屬厭而已屬足也韋昭曰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可飽足則止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言人自不智無擾畜龍之術耳非龍之有智也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

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此謂以御龍更豕韋之後自夏已然矣據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亦自稱其祖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與蔡墨之語不同故杜為委曲通之如此然於傳記未有考也

木正曰句芒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白虎通曰芒之為言萌也其義近是古音萌與芒通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桒孔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賈逵鄭玄皆謂烈山炎帝之號即神農也然則杜注之誤明矣孔旣知之乃復曲為辨解亦黨同之過也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家語亦說此事王肅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小爾雅所說同杜云一鼓而足殆非也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不虞之患若軍旅喪葬之類出於意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辦也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言不得備數以充使也敝邑之少卿少年少也少卿言其位卑猶云介卿亞卿矣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柔服謂不與

吳構怨朱申曰使吳人柔順而服從也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釋文云肄一本作肆今案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云使輕者肆焉注謂肆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於義為長

三十一年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荀躒以昭公言切故云寡君尚自恐得罪又敢與知魯國之難耶不為利回回正心也此語未詳或云回正心者回改其正直之心竊尋元凱諸注語皆簡明此獨晦澁恐文有脫誤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攻擊也言好攻擊作難之士也以作訓攻非其義矣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

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言在位者能使春秋之義昭明則足以勸善懼淫如下文所云也

三十二年崇文德焉所以崇文王之德劉炫以為崇文德之教是也

定公四年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管子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荀子嘖然而不類揚倞曰嘖爭言也此云嘖有煩言若曰嘖然有煩亂忿爭之言耳

五叔無官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且聃季是毛叔叔弟何容乃取兄名為封國之號斯必不然矣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録作毛叔園

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成二年傳

侵敗王略注經略法度也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疏曰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則為六也傳例皆陳曰戰奔食則不暇為陳故不數也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自柏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澨亦在其數但傳文髙簡舉其大略耳以獎天衷獎成也僖二十八年皆獎王室注獎助也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徳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也未獲所伏

伏猶處也伏隱也謂言未獲所竄隱之處

五年改步改王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則亦當去璵璠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玉改行韋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改玉矣杜謂季孫前此嘗佩璵璠祭宗廟未必然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尋傳所記鬬懷但有弑君之謀曾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當是以其兄鬬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耳

八年主人出奔師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疏曰賈逵以為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也若從賈言則是敗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人也賈說是其曰奔走卻退者暫退耳不謂戰敗而奔也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

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曰捘若但為推擠則不當言至捥今案字書捘一作捽持頭髮也捽是捉持之意捘義亦當然耳

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咋音詐語聲也一音責大聲也依注則當為乍非也

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

之良　疏曰言汝先祖以來皆為季氏之良臣汝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此說於義為長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之使出而別居也

其帥又賤　帥謂東郭書　劉炫云儔所陳東郭書之事皆非將帥若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晳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又書既為帥而被晉之敗何齊君乃以為功而更受賞乎此說是也

彼賓旅也　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　案犁彌與東郭書讓登猶不相識蓋是異國之人新為齊臣者故書謂之賓旅猶后子目子干為羇矣

十年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 說文祥福也一曰吉也

杜每以善訓祥然有不盡合者如昭三年晏子云違卜不祥哀十四年鉏商獲麟以為不祥十六年白公曰弑王不祥石乞曰以敬事神可以得祥此等若一訓為善則難通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兵故言與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為無勇耳不欲虛當為殿之名也

十三年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 乃如之者與上十年使如之義同蓋實侵齊而歸衛貢非謂欲如是謀也

哀公元年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劉炫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此說是也不失舊物物事也不失舊物謂能復故業也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食義見僖十五年已語辭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易猶反也易讀如易晉易秦之易言輕易之也次有臺榭陂池焉再宿曰次疏曰莊三年傳例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為此也杜云再宿曰次誤矣孔謂所停三日則役民為此亦未必然此直言其所次止之處則有觀游之樂耳

二年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

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此觧未暢案襄十八年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令以兵車之旆亦此意盖設旆於車盛為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陣罕駟自後至見之必懼其衆也鄭勝亂從釋君助臣為從於亂亂從與昭五年使亂大從義同

三年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庀者省録之意周禮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為庀云録具之也

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疏曰楚官稱尹故以尹言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非楚官也安得稱尹注誤爾

六年需事之下也需疑也說文需須也待也戰于莊敗莊六軌之道馬永卿曰孟子稱莊嶽之閒蓋齊國繁會之地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此云戰于莊皆齊中里名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劉炫云再敗謂今戰更敗也今案此下云弃盟逃讎方說退意則此再敗之義當如劉說潛師閉塗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蔽塗者謂匿其喪也今案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

七年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旂俱十二旒玉路樊纓十二就之類皆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八年及吴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吴必可克疏曰杜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為吴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鄫人教吴之語劉炫以為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非也傳言伐武城克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此時蓋在魯故國人懼其為內應耳劉説於傳文為順未可非也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劉炫謂載非載書蓋負載器物欲往為質此説是也載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俅俅讀曰戴荀卿書戴子作載子蓋

古字通

十一年子羽銳敏銳精也銳利也人尋約吴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吴髮短欲以繩貫其首說文尋繹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約以待用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吴禍史記說苑吴越春秋皆云吴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吴是謂子胥賓身自使齊矣與杜說不同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

故去經從生節制孔疏云禮弔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鄭玄曰喪賔不荅拜不自賔客也今案依此禮則言孔子拜者誤家語作投經而不拜亦非是弔於禮自無拜法何假言不拜也又今之家語辭多鄙近孔疏蓋屢譏之矣此等皆依放傳文為之必若所云則是聖人貶禮以狥强臣乎竊疑傳文當以季氏不絻放經而拜為句蓋言其不著喪冠又去經而拜耳傳以是志禮之變非謂孔子去經拜也更詳之

十三年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韋昭曰墨黑氣也佩玉繠兮繠然服飾備也說文繠垂也

十四年子我夕夕視事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注云夕暮見也柳宗元朝日說引此

傳文亦以為暮見長而上僂肩背僂通俗文曰曲脊謂之傴僂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史記齊世家司馬貞注云世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以下凡七人若昭子則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為八人增叔父為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案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為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疑其欲成杜義而妄言耳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公之侍人也故得在內而禦陳氏野曰嘗私焉嘗試也言已嘗與左師私暱猶云吾嘗獲私於夫子爾傳曰

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

十五年寡君使蓋備使備猶副也備具也言備使數而已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歛所積聚之用共積謂共給委積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喪失也背魯出奔是自失其宗國

十六年旻天不弔弔至也弔恤也言不相恤也傳每言不弔杜亦多訓恤此與昭二十六年羣不弔之入皆訓至誤也鄭衆周禮觧引此傳文作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憖且也不憖遺一老詩十月之交文鄭箋曰憖者心不欲而自彊之辭爾雅曰憖彊也說文憖説也甘也其下亦

引此傳語皆與杜義不同周仁之謂信周親也周備也至也周仁猶孟子云周於德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言國力未紓尚不得節適非謂政令也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險猶惡也記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鄭玄曰險傾危之道也

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良夫乘衷甸兩牡僭卿當為罪之一若三罪不數衷甸則傳何用言之又袒裘不釋劒而食總是一事不得分為二罪也

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椓與諑古字通楚詞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曰方言楚以南謂愬為諑又譖也呂氏春秋曰椓雀杼之子令之爭

令尹有憾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有憾於陳不知何事殆非為貞子弔也

衡流而方羊裔焉横流方羊不能自安通作彷徉爾雅曰徙倚也

二十年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慶忌能諫吳子且欲除不忠者雖智不足其志亦可哀也杜獨譏其不量力過矣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此亦杜意之耳彼晉史之語吳王何自得聞乎

二十三年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謂言不腆

之馬不知能稱旌緐之飾否也

二十四年是躗言也躗過也躗者踶蹋之義此當作譓說文字林皆云譓寱言不慧也三蒼云讛言廣雅云寱言也此謂晉人寐語若寱中讛寱之言耳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安降禮猶云降於喪食言公過自貶屈也

左傳附注卷三